

坊间纪事

他山之石

认识你自己

王修滋

王玉河

驱车千里，只为给那座默然的坟墓，培几锹新土。那坟墓里长眠着的，是我81岁的父亲。父亲是前年7月辞世的，按老家的习俗，头一个清明是不过的。所以，我虽已年过半百，为自己亲人过的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清明节，是在今年。我关于清明节的所有记忆，似乎只是初中阶段每年一次的全公社范围的中小学生祭扫烈士陵墓。还记得，那时的仪式是隆重的、简朴的，气氛是庄严的、肃穆的。而仪式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代表发言，几乎被哥哥和我包圆了，他初中两年，我初中两年，一年没落。这于我那个贫弱却倔强的家庭而言，是一种荣耀，一种激励，或许更是一种宣示。每届此时，总见父亲一边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一边不动声响地帮我穿上母亲提前浆洗好的衣服，衣裤虽已破旧甚至打了补丁，但穿在身上，却是板正的，是干净的，感觉是簇新的。母亲亲手为我揣上刚从热锅里淋的香喷喷的葱油饼，父亲为我斜挎上用粗布缝制的绿书包，把老师为我撰好的发言稿小心翼翼地塞进书包，目送我上路，这就让我

颇有了一些雄赳赳气昂昂的架势。如今，四秩已逝，那情景，我仍记忆犹新，而父亲默默的关爱、无语的温暖，已深深地镌刻进我的心里。父亲的坟头旁，一株松柏挺立着，像是刚刚被人扶正过。姐姐解释说，前些日子，妈夜里入眠后常感觉有人把手搭到身上，晨起又百思不解。忽一日，母亲喊来姐姐姐夫，说：赶快去空地瞅瞅，是不是你爹的坟头上落了什么东西。姐姐姐夫哪敢怠慢，疾步赶去，果见一株松柏被风吹倾，斜倚在了坟头。回家一番叙述，母亲适才如释重负。父亲五岁丧父，青年丧母，生活的不堪承受之重，让他越发沉默寡言，与人友善，与世无争。成年后我们哥儿俩每每用贵人语迟和善胜不争来逗父亲，父亲总是笑而不语。虽然时常沉默甚至有些木讷，但父亲却心灵手巧且乐于助人，补个锅铜个盆的，修个农具理个发的，随便谁家招呼，他都有求必应，只是悄悄干活，大多默不作声。跪在父亲坟前，我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前尘往事如缕缕片羽徐徐掠过心头。父亲因为上过六年学，便被村里视为文化人儿，不仅常年在果业

队里做技术员，又做电工，当兽医，还曾被公社借调去管了一阵子有线喇叭线路的维护。用母亲的话说，一辈子没下过大力，书都念到别人肚子里去了。对母亲的唠叨，父亲从不反驳，依然沉默寡言，依然与世无争，也依然倒头便睡。但心里，却始终念叨着这个家，挂念着三个子女。那年我上初一，赶上公社放露天电影，放学后便撒了欢儿地奔向父亲在公社的临时住处。一进屋，父亲先是一愣，接着变戏法似的将刚打回来的一饭盒冒着热气的雪白的大米干饭连同炒莱端给了我，静静地看着我吃光、舔净，擦嘴、抹袖。事后若干年忆及此事，我才懊悔不已，敢情父亲那晚根本就没有进饭，而父亲默默地注视着我狼吞虎咽的眼神里，唯有慈爱与期许。不俗即仙骨，多情真佛心。初二时，我作为公社文艺宣传队的一员，参加对粮食产量“跨黄河、过长江”村庄的慰问演出，因为道具需要一只手榴弹，而上体育课使用的手榴弹又过于沉重，不便携带和舞弄。我把心事说给父亲，父亲二话不说，转身拿着斧头上了山，连夜对胳膊肘粗细的松树树干进行切割、砍削、打磨、雕琢，又特意用墨汁将前端均匀着色。经父亲加工过的手

榴弹，手柄光滑带弧线，弹体圆润呈墨色，模样逼真，又极轻便，博得公社文教和带队老师的交口称赞，我也在老同学面前大大地得意了一番。可我不知道的是，父亲为了这枚只是作为道具的手榴弹，一刀一刀地刻，一遍一遍地磨，足足忙活了一个通宵。其实父亲的此类杰作远不止这一件，像二胡的弓子，红缨枪的矛头，还有军帽上几可乱真的红五星……沉默中，父亲独享着自己的劳作；劳作中，父亲分享着自己的快乐。大学毕业后我做了记者。头一次回家乡采访一个叫张家埠的文明村，采访成稿后，县里派吉普车送我回村看望爹妈。天上正下着细雨，恰巧村至乡里的土路正在维修，泥泞难行，无处下脚，吉普车窝在离村头一两里地的地方动弹不了。直到离开家时，雨才停住。父亲早已将我沾满泥巴的皮鞋擦拭干净，又将自己的胶鞋套到我的脚上，手里拎着我的那双光亮如新的皮鞋，默默地一前一后将我送到车上，默默地看着我脱下胶鞋换上皮鞋，默默地目送着吉普车远去。后来母亲说，回到家，父亲眼里还有泪珠在滚动。艳阳下，花园上的烟花熠熠闪光。一阵清风吹过，陡然间，父亲的身影似乎在我眼前隐现，并渐渐清晰、明亮、高大起来，继而焕发出人性特有的光芒。

我们对自己长什么样，知道吗？如果不借助镜子等外物，我们是不知道的。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苏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就真面目是一个道理。因为人对自己的认识受时间、空间和阅历等各种因素的限制，是有盲点的，不仅每个人对自身的认识程度不一样，而且每个人每个年龄阶段对自己的认识也不一样。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方面告诉我们人们对自己的认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和阅历的丰富而逐步加深的，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人们对自己的认识受时间和阅历的限制，人对自己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如果看不到这种局限性，看不到自己认知的盲区，就会固执，就会刚愎自用。自傲的人总是觉得自己可以达到“一花知世界”的境界，实际上我们的骄傲多半是基于我们的无知！鉴于认识的局限性，孔子提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思想主张，告诫人们谨防臆断和专断。就像每一片树叶都是相似的，又是不同的一样，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之个体，自身具有独特的禀赋和价值。认识自己首先要学会自省。自省是人的一种自我体验。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我们身边许多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记下每天的得与失，就是自省的表现。据科学家讲，每个人身上都藏着认识世界的秘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认识自己来认识世界。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过：“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这句名言也常被翻译成：“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守护神。”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只有认清了自己，看透了自己的天性，才能够趋利避害、驾驭自己。鲁迅先生说过：“我虽时时在鞭笞他人，但更多是在无情地剖析我自己。”法国作家卢梭的《忏悔录》真实地记录了他的一

生，包括他曾做过小偷、抛弃挚友、嫁祸他人的种种丑行，但正是这种大胆的“灵魂自白”，使他真正认识了自己、超越了自己。记得有位哲人说过，最好的伴侣并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内心。只有不断地剖析内心、自我修复，挖掘出内心向上的欲望和潜能，才能不断地成熟。如果只是消极地认识自己而不改变自己，超越自己，那认识自己也没有什么意义。超越自己并非易事，最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优势、控制劣势。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优势。有的组织协调能力强，有的善于演讲，有的会社交，有的计算能力强，还有的是运动健将，等等。独特的优势是每个人的看家本领。记得有一次打牌，有位老手告诉我，你要善于打自己的优势牌，怎么有利于自己怎么打。每个人都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优势在哪里，潜力在哪里，并在自己的生活、工作和事业发展中把这些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成功心理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够成功，最主要的是看他是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优势、挖掘了自己的潜力。认识自己、超越自己还离不开自我控制。社会学上有个“横山法则”，是说对一个人最有效且有持续性的约束，并不是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是内心的自我控制。越是成功的人，越具有超强的自控力，包括控制自己的情绪、欲望、恐惧、惰性等。古今中外的许多贤哲都强调，用理智控制自己是做人的一个基本准则。孔子强调修身克己。柏拉图提出“节制是一种秩序，一种对于快乐和欲望的控制”。德国文学家歌德也说“谁若游戏人生，他就一事无成，谁不主宰自己，永远是一个奴隶”。这些名言都是讲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应该说，没有自我控制就没有美好的人生。认识自己、控制自己、超越自己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锤炼过程，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和终身的课题。

“炒春天”

丁小村

有一次早春时节在外地，坐在饭馆的餐桌边，招呼我吃饭的本地朋友首先点了一道菜：“炒春天”。我怀疑我听错了，她看都没看菜单——我拿过菜单在上边找，赫然看到这道菜名，还真的是“炒春天”。我十分好奇，很喜欢这个菜名，就好像专门为我准备的。不知道它是一道什么样的菜，是什么原料做成的，但一刹那间我口鼻之中全是春天的气息：青草和小树芽的甜意，野花和蜜蜂飞舞的迷蒙气息，春雨和露水的清纯味觉……眼巴巴地看着菜端上来：原来是一盘素炒椿尖，香椿的嫩芽——虽在意料之中又出于意料之外，我还是很喜欢，香椿芽，它的确是属于春天的。

光；它长在端直的树尖，就像急不可耐地要抓住最早的春色。在乡村里，香椿是一种普通的树，它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最大的特点就是长得快：就像个小男孩，拔节抽条快——不到两三年，你眼看着小小的树苗就长成了细长端直的小树，不到七八年，它已经是玉树临风了。我们小孩子在春天的第一个游戏就是扳椿芽：小树直接掰弯下来用手摘，再大一些的树就用竹竿做的夹子夹，半抱粗以上的树，就得爬上树去摘……炒椿芽这道菜我小时候吃的并不多，农村孩子都知道的常识，凡是野菜都需要荤腥来调和。而我们小时候油荤匮乏，椿芽炒着吃的次数并不多——但我喜欢这道菜，看到它立刻就想起了早春里到处找椿芽摘的情景。那是孩提时代最美好的春天记忆。



菜炒肉，就没有了粗糙和腥臭，这些干腌菜配以干熏腊肉，反而会有更特别的香味儿。

西的热爱，完全因为喜欢那一种自由自在的生长，那一季应天顺时无所挂碍地绽放，还有那一分春意自劳的惊喜动感。

心灵小品

春声

朱殿封

春风像孩子一样在自己家乡的田野上放肆地奔跑，它伸出长长的田间一条条土路舔得溜光溜光。大道上，它驱赶着时间的马车把春天从冬天里给送了回来。日渐温暖的太阳像只可爱的小牛犊，一口一口地吞食着残雪、冻土，斑驳陆离的大地变得松软。秋耕地翻出的泥土如凝固的波纹冒着甜滋滋的雾气，麦田里缎子般光滑的、绿油油的麦苗头顶着晶莹的露珠，沟渠边坡上去年枯死的杂草间萌生出一片片尖尖的野菜嫩芽，柳树枝上高粱粒儿大小的芽苞一天绿似一天，杨树枝上鼓起的花苞散发出的黏腻芳香也一天浓似一天。大雁北飞，燕子南来，炎帝的女儿娃娃化身，或是春神“卜”脚家，你不是想放羊吗，我就满足你的愿望。上林苑地域宽广，水草丰茂，你就去那儿替我放羊吧。”把恢宏壮丽、气象万千的上林苑当作牧场，亏他刘彻想得后。一年过后，刘彻再去上林苑，看着成群的肥美羊儿，喜不自禁地夸奖卜式尽职尽责，工作出色。卜式却淡定地说：“不只是牧羊，治民也是一样。只要按时起居，勤政履职，及时根除那些胡作非为、违法乱纪的，不让他们扰乱社会秩序，祸害黎民百姓，就能把一城治理得井然有序。”刘彻惊奇其言，遂产生了让他治民的想法，随后就任命卜式为灊县县令。刘彻未料到卜式这家伙还真有两下子，竟把灊县治理得井然有序。为了看看他到底有多能耐，卜式又被调至成皋任县令，主管漕运。到了年终，刘彻亲自考核卜式，结果政绩和品行皆为优秀。说到底，刘彻是看中了卜式“重义轻利”的品质。从古至今，无论哪个时代，都极力推崇“舍利取义，以义为先”，时至今日，这种道德品质依旧在传承，比如说，疫情之下，那些不顾生死、不计报酬的逆行者。

情愿的咔嚓声，白嫩的汁液黏伏在新土上散发出淡淡的苦味儿。扶犁手做深呼吸，湿漉漉的瞳眸的新泥清香扑鼻，心头涌起的家乡社康醇厚绵长的醉人感觉从脸上轻轻拂过。扶犁手想象着待到枣树发芽的谷雨节气，在这块铺了底肥的地里播下种子，用不了多久便会长出滋生的一地棉花苗，从起初的两片、四片、六片叶子到分叉、绽蕾、坐桃、开出白花花的棉花，那该是多么享受的美好啊！挺秀的冬小麦早晨披一身多彩的露珠，似有似无的微风轻抚着它们窃窃私语。野兔在麦垄浓密处做窝，幼兔在篱旁欢悦蹦跳。鹌鹑在麦垄间孵蛋，它们中的新婚夫妇在“咕咕”调情嬉闹。麻雀飞落梁边喝水，喝一口仰着小脑袋享受地眨巴着眼睛。云雀在麦田上空做着高翔俯冲表演，歌声随之忽高忽低。蝴蝶翩翩绕着麦苗舞蹈，黄蜂嗡嗡在野花间寻找甜蜜的梦。一眼望不到边的青绿上，洋溢着麦苗独有的甜香。抽水机在机井、水沟旁隆隆作响，它替代了古老的轱辘、近代的手摇、手推水车。甘冽的清水欢畅地顺着水渠汩汩流进麦田，冬眠醒来的麦苗张开干渴的大嘴吸水，因喝得太急呛得从根部咕嘟咕嘟冒出一串串气泡。浇麦村民手持摇晃着走在狭窄的畦埂上，随时将偷偷冲开畦埂窜进另一畦麦田的跑水口堵住。麦田连着一动，深蓝色的天上挂着一片片一动不动的白云。哦，土地呀，你是农民的衣食父母，你是人类生存繁衍必需的粮食！太阳暖了，春天来了，土地热了。春玉米、春花生、春谷子、春芝麻、春高粱、春棉花、春地瓜……相继播种或栽秧，黄瓜、南瓜、脆瓜、甜瓜、面瓜、西瓜种子接续入土，韭菜、小葱、茴香割了一茬又新长出一茬……

纸上博客

读史札记

高晓亮

卜式人仕做官纯属“无心插柳”之事。在此之前，卜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放羊娃，与其他牧羊人一样，日出，迎着霞光扬鞭把羊群赶到草场；日落，披着余晖挥梢又把羊群归拢羊圈，过着简单而平静的生活，最大的愿望也只是不过是把羊儿养壮、养肥、养多而已，至于入仕为官，就连梦也没有做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朝不见经传的平民百姓一跃成为汉武帝朝“官家人”。公元前122年，汉武帝派重兵抵抗匈奴入侵，日久，国库银两锐减，难以入侵。放羊的卜式听闻此事，站在山坡上忧心忡忡地遥望着长安，层层叠叠的山峦挡住了他的视线，却阻止不了他对安宁日子之依恋和渴望。随后几经琢磨，他作出一个不循常理的决定——捐资助边，而且是半数家产。在旁人看来，你卜式身为一个底层平民，你的每一分钱无不是经过血染汗浸，理应当本分守好你的一亩三分地和成群的羊儿过日子才是，抵御异族入侵是朝廷的事情，你没必要“吃钱萝卜操操心”。可卜式偏偏不按套路出牌，执意要捐资平乱，他究竟意欲何为？其实，卜式想法很简单：自己拿些钱出来，帮助朝廷尽快平息战乱，让众

多和他一样的老百姓早点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卜式说于就干，当即写一纸意愿书呈递当地县令，说愿意捐一半家财助朝廷讨伐匈奴。很快，卜式的请愿书传到了刘彻那里。刘彻很好奇，却想不通卜式这样做的理由，就派亲信臣子去调查卜式。见到卜式，使者轻蔑地问：“你捐资助边是想当官吗？”卜式恭敬地说：“我从小牧羊，不知道怎样当官，也不愿意当官。”使者不信，接着再问：“难道你有冤家仇人，是要申冤吗？”卜式不亢不卑地说：“小民生来与人无争，与邻居友好相处，还经常救助乡里的穷人，规劝不善的人做好事，我无冤事呀！”使者大惑不解，“那你这样做，究竟想要干什么？”卜式淡然一笑，说：“天子抗击匈奴，我以为有力的应该出力，有钱的应当出力，上下一心，匈奴可灭。”使者将调查情况如实汇报给刘彻，刘彻很是欣慰，本想把卜式立为标杆、树为榜样，广泛宣传报道，以汇聚民心，激励士气，可又担心弄巧成拙，闹出笑话，于是，他就把最信任的丞相公孙弘招来询问。公孙弘城府深，疑心重，不屑一顾地说道：“天下之人，熙熙为名，攘攘为利，而这个卜式既不为名利，也不为申冤，这根本就不符合人之常情，保不准‘捐资助边’是一个阴谋，更何况我堂堂大汉王朝家大业大，富庶殷实，不缺他那点钱，所以，请陛下您不要接受他的请求，更无须把不轨之臣作为效法的榜样。”刘彻同意了公孙弘的建议，硬邦邦地拒绝了卜式的请求。一年之后，匈奴浑邪王降汉，其部属众多，移民安置、工作就业以及吃喝拉撒所需物力和财力巨大，再加上连年征战平乱，刘彻的私房钱所剩无几，使得朝廷无法完全供给所需费用。刘彻被迫无奈颁布一道明诏，要求官员和富人捐资助物，帮助朝廷渡过难关。卜式闻讯，积极响应皇上的号召，立即变卖了部分家产，悉数交由河南太守，尽了自己绵薄之力。刘彻在查阅河南捐助名单时，又看到了卜式的名字，而且捐助数量超过了许多达官富豪。这回他完全相信卜式捐资真的不为名与利，也没有什么阴谋和阳谋，是一个忠义、良善之士。于是，刘彻下旨赐给卜式仆从四百人，而卜式却坚决不受，全部退还给当地官府。对此，刘彻也较起真来，他把卜式尊为长者，加封为中都(随驾侍从)，赐爵左庶长，赏良田十顷，并布告天下，以示尊崇，鼓励百姓效法。

羊倌卜式